





第九一八冊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冊 府 元 龜 (二七)

宋 王欽若等奉敕撰……一
楊億等奉敕撰……一

第貳一八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二至
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士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王寶塘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夢徵

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
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
維蛇又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斯則夢之徵
矣是知禍福無門在祥應而斯顯吉凶有象考虛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彌彰按漢書藝文志云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所以黃帝
悟吹塵而得風后唐堯感白帝而獲臯陶成湯占鼎而
遇賢高宗求野而得相周文享其齡壽孔子識其云亡
至於晉霸得天楚傷中月曹因社滅鄭以蘭生叔孫之
得豎牛簡子之聽廣樂夢徵所至於焉可知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埃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
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數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
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

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乎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

堯爲天子夢白帝遺以馬隊子臯陶母升高丘睹上有白雲如虎感已而生臯陶堯聘索狀母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

商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組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組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三

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毫乃負鼎抱俎見湯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高宗夢傳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周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門間梓化爲松柏棧柞宿棘以告文王文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

天上帝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也帝天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

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

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受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爾

三者明傳業於汝汝受而成之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曰

虞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成王封

之於唐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三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色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墨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虢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教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吾不忍俟也將行以

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謂上天也

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府藏書之處而後世皆曰

上天穆公

晉文公救宋次於濮城晉文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

伏已而盥其腦盥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于犯當見事宜故權言

以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將與晉戰夢河神謂已

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子玉不與而戰敗子玉楚大夫

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

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

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宮及趙武而復鞅

之戰

晉韓厥夢子輿厥父謂已曰且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

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

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

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故祭之之明日而亡

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

氏之元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趙懿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

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巫言如夢

巫云鬼起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食新麥公疾病求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鑿于秦秦伯使鑿緩為之緩鑿名為未至公夢疾為二

鑿子曰彼良鑿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

之下若我何育而也心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

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

公曰良鑿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

人獻麥將食如廁臨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

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

也周世姓異姓月也吳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

況亦必死矣錡自入況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繇基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

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或與已瓊瑰食

之瓊瑰玉含象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下滿其懷

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

乎從親也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鯉脈而占之曰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百九十二

六

之之莫而卒

繁猶多也傳

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

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公

應夢

齊侯伐魯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獻子所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

陽之巫臯梗陽晉邑也在太原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也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

逞獻子許諾

叔孫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公十六年趙盾如遇婦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穆子顧而見

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緞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反

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問其姓對曰余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

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從夢未必吉

衛侯殺渾良夫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百九十二

七

之墟今濮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墟繇繇生之

天無辜本豐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親筮之胥彌

赦占之赦衛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

敢以實對

懼難而逃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書諸公宮未有立

焉公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廬門已為鳥而集於其上

喙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乃得立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刈蘭而卒。

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欽定四庫全書

附錄元龜卷八百九十二

八

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問差

鄭殺大夫良霄伯有也伯有也在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夢

伯有介而行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及壬子駒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嬖人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

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嬖孔達之孫孫余使羈之

孫圉與史苟相之荀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

命而子苟與孔烝祖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

以夢夢協協合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姻

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頑孔成子以周

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震下又

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遇屯之比坤下坎上

又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成子曰非

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

附錄元龜卷八百九十二

九

欽定四庫全書

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跡非全人不且

其繇曰利建侯繇卦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

無所連今以位不定卜嗣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子

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

從何為外傳云太誓曰朕得此武王弱足者居趾弱

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

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陵利居故孔成子立靈公

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邱遂奔僖子其

僚從之

僚女為僚友者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

也

二女自

僚子使助蓮氏之適

蓮氏之女為

反自殺祥宿於蓮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

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趙簡子夢童子竊而轉以歌

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欽定四庫全書

日月在辰尾

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

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其入

宋元公將為魯昭公故如晉

已與平公服而相之

不能事父兄

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枰所以藉幹者

本牀也

請無及先君

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

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

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泉君子立于社宮

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

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強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

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

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

夢者之子乃行強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

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禁五邑於其郊曰秦邱抵邱

大城鍾邦

大曹人詬之不行

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強以歸殺之

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遂啟疆來召

魯昭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齊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大夫北而稱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田五大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大夫丘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主

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又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威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見其狀不識其名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請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告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今欲使人召祝史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

山之神也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貌湯皙以長頤以髯銳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倨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爾矣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平乎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舊進師以近過非嬰之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主

軍進再舍鼓毀將瑱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孔子魯作負手曳杖道過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

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發寢疾七日而沒

趙武靈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

詩曰美人熒熒兮願若苔之榮慕母遠曰改苔之華其華榮命乎命

乎曾無我羸慕母遠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如已資感廢端也異日王飲酒

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

於王是為惠后方言曰娃美色其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孟姚甚有寵

於王是為惠后

孝成王夢衣偏裃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百九十二

古

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裃之衣者

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

之積如山者憂也其後三日韓上黨守馮亭降趙趙受

之卒有長平之禍

秦始皇夢與海神鬪如人狀乃令人入海齎捕鉅魚具

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遂並音旁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

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顧見

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因而寵之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

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顧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

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為大鴻臚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百九十二

古

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

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之

王終不改

韋元成為丞相奏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歲餘元成薨

郡國廟帝少弟楚孝王亦夢焉帝詔問衡議欲復之衡

深言不可

王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

帝初兼天下之丈即使尚方工錫滅所夢銅人膚丈師古

日錫鑿也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遣虎賁武士入

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擊也音徒許反斧壞戶牖斧破壞之

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酒之謂觀之也赭赤也令輕車校尉

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

後漢公孫述將僭號夢有人語之曰八么子系十二為

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

尚可況十二乎

欽定四庫全書

周肅元鑑
卷八百九十二

十六

王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水死

時年二十餘史無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功曹與汝南張劭字

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履

屐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黃泉如未我忘豈

能相及式覺而驚悲赴之

鄭玄詔徵不赴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陳年

歲在巳北齊劉靈和才不通傳玄論曰辰為龍巳為蛇或至龍蛇賢人嘆玄以識命之靈謂此也既

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衣紹與曹操相拒

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疾到元城

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周磐字伯堅為重合令棄官還鄉里歲朝曾集諸生講

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與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

無疾忽終

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隸在此松

欽定四庫全書

周肅元鑑
卷八百九十二

十五

果至司隸

蔡茂初為廣漢太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

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

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

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

秩也褒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為三公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訊

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

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
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言

公孫瓚為奮武將軍為袁紹所圍夢劉城摧果敗焉

魏程昱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
及兖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曰卿
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後至衛尉封安鄉侯

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謂輅曰聞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九卷
卷八百九十二

大

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
見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
飛鳥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棗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
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
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
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
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
此天中之山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

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
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虛盈之數盛衰

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

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謙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

願君侯上追丈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

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

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傳載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
陰陽比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九卷
卷八百九十二

九

論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序歷答之曰夫善易者
不論易也爻含災而得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固謂輅為
卦格既稱引鑒成要謂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
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居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
可謂明德惟馨矣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
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
語何所畏耶舅氏大起謂輅狂特飲酒而北大風
塵埃蔽天十餘日間輅颺皆誅然輅舅氏乃服
太祖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
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既而竟遷魏鼎
司馬宣王帥師平遼東迴至襄平夢明帝枕其膝曰視
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使道鎮關中

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聞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宣王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至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王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王

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濟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入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

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言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足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王

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枕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後為司馬宣王所誅

皇甫謐累徵不起夢至雒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

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未幾爽果敗

鄧艾為征西將軍嘗伐蜀夢坐山上有流水以問珍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蜀關侯為盜寇將軍督荊州事初出軍圍樊夢猪鬣其飲定四庫全書

府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主

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

魏延字丈長為前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為楊儀所殺

蔣琬為廣都長衆事不理先主欲加罪戮諸葛亮推琬有社稷之器乃不加罪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

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後為大司馬

何祗字公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過此祇笑云得此足矣後為犍為太守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吳丁固初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所夢

飲定四庫全書

府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主

朱壽占夢不失一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其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宏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郭瑀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幸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索統為郎中避世晦跡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水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

欽定四庫全書

增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五

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替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棺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

欽定四庫全書

增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五

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朱楠夢內中有一人著朱衣楠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無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其大角朽敗小角有題章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中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